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八

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冤

人命關天地 從來有報施

詩云

其間多幻處 造物顯其奇

話說湖廣黃州府有一地方名曰黃圻嶽，最產得好瓜，有一老圃以瓜爲業，時時手自灌溉，愛惜倍至，圃中諸瓜獨有一顆結得極大，瑰壘如斗，老圃特意留着，待等味熟，要獻與豪家做養順的，一日手中持了鋤頭去圃中掘菜，忽見一個人揜揜縮縮在那瓜地中，急趕去看時，乃是一个乞丐，在那裡偷瓜喫，把个

籬笆多扒開了，仔細一認，正不見了。這顆極大的，已被他打碎，連碾連子，在那里亂啃。老圃見偏摘掉了，加意的東西，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提起手裡鋤頭，照頭一下，却元來不禁打，打得腦漿迸流，灰干地下。老圃慌了手脚，忙把鋤頭鋤開，一撈地來，把屍首埋好，上面將泥鋪平，且喜是個乞丐，並沒个親人來做善主討命，竟沒有人知道罷了。到了明年，其地上瓜愈盛，仍舊一顆獨結得大，足抵得三四个小的，也一般加意愛惜，不肯輕採。偶然縣官衙中，有个害熱渴的，想得个大瓜清解，各處買來，多不中意，累

那買辦衙役比較了幾番，衙役急了，四處尋訪，見說老圃瓜地，專有大瓜，遂將錢與買，進圃選擇，果有一瓜，比常瓜大數倍，欣然出了十個瓜的價錢，買了去，送進衙中，衙中人大喜，見這個瓜大得異常，集了衆人共剖，剖將開來，瓠水亂流，多嚷道：「可惜好大瓜，是爛的了。」仔細一看，多把舌頭伸出，半晌縮不進去，你道爲何？元來滿桌多是鮮紅血水，滿鼻是血腥氣的，衆人大驚，稟知縣令，縣令道：「其間必有冤事，遂叫那買辦的來問道：「這瓜是那里來的？」買辦的道：「是一個老圃家裡地上的。」縣令道：「他怎生法兒養得這瓜？」

大與他來我要問他，買辦的不敢稽遲，隨去把个老
圃喚來當面，縣令問道：你家的瓜爲何長得這樣大，
一圃中多是這樣的麼？老圃道：其餘多是常瓜，只有
這顆不知爲何恁大。縣令道：往年也這樣結一顆兒
麼？老圃道：去年也結一顆，沒有這樣大，略比常瓜大
些。今年這一顆大得古怪，自來不曾見這樣。縣令笑
道：此必異種，他的根畢竟不同。快打轎，我親去看。當
時擡至老圃家中，叫他指示結瓜的處所。縣令教人
取鋤頭掘將下去，看他根是怎麼樣的。掘不多深，只
見這瓜的根在泥土中，却像種在一件東西裡頭的。

扒開泥土一看，乃是個死人的口張着，其根直在裡面。出將起來，衆人發聲喊，把鋤頭亂挖開來。一個死屍全見，縣令叫挖開他口中，滿口尚是瓜子，縣令叫把死屍斃了，問其死屍之故。老圃頓不得，只得把去年五月瓜喫，誤打灰了，埋在地下的事，從實說了。縣令道：「這瓜壤內的，多是血水，元來是這個人冤家，這瓜一時屈死，膏液未散，滋長這一科根苗來。天夢多，箇中人渴病，揀選大瓜得露出這一場人命，乞丐蠅賤，生命則同，總是偷竊，不該死罪，也要抵償。把老圃問成毆死人命絞罪，後來死于獄中，可見

人命至重、一个乞丐、死了、又没人知見的、埋在地下、已是一年、又如此、結出異樣大瓜來、弄一个明白、正是天理昭彰的所在、而今、還有一个、因這一件事、露出那一件事來、兩件不明不白的官司、一時顯露說着也、古怪有詩爲證、

從來見說沒頭事、

此事沒頭真莫猜、

及至有時該發露、

一頭弄出兩頭來、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直隸徽州府有一个富人、姓程、他那邊土俗、但是有貴賤的就呼爲朝奉、蓋宋時有朝奉大夫、就像稱呼富人爲員外一般、總是尊他、這

李方哥

个程朝奉擁着巨萬家私，真所謂飽煖生淫慾，心不
只喜歡的是女色，見人家婦女生得有些姿容的，就
千方百計必要弄他到手，纏住，隨你費下幾多東西，
他多不吝，只是以成事為主，所以花費的也不少，上
手的也不計其數，自古道：天道禍淫，總是這樣貪淫，
不歇，便有希奇的事體做出來，直教你破家辱身，急
忙分辨得來，已喫過大虧了，這是後話，且說徽州府
嚴子街有一个賣酒的姓李，叫做李方哥，有妻陳氏，
生得十分嬌媚，丰采動人，程朝奉動了火，終日將買
酒爲繇，甜言軟語，哄動他夫妻二人，雖是纏得熟分

了那陳氏也自正正氣氣一時也勾搭不上程朝奉道、天下的事、惟有利動人心、這家子是貧難之人、我拚捨着一主財、怕不上我的釣、私下鑽求不如明買、一日對李方哥道、你一年賣酒、得利多少、李方哥道、靠朝奉情密、借此度得夫妻兩口便是好了、程朝奉道、有得贏你麼、李方哥道、若有得一兩二兩贏餘、便也留著些做個根本、而今只好細細搜拽、朝升暮合、遞上那得贏你、程朝奉道、假如有個人替你十兩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心下何如、李方哥道、小人若有得十兩五兩銀子、便多做些好酒起來、開個典頭的槽

坊一年之間，度了口，還有得多，只是沒尋那許多東西，就是有人肯借，欠下了債，要賠利錢，不如守此小本經紀罷了。朝奉道：我看你做人也好，假如你有一點好心到我，我便與你二三十兩，也不打緊。李方哥道：二三十兩，是朝奉的毫毛，小人得了，却一生一世受用不盡了。只是朝奉怎麼肯朝奉道：肯到肯，只要你好心。李方哥道：教小人怎麼樣的，纔是好心。朝奉笑道：我喜歡你家裡一件物事，是不費你本錢的，我借來用，仍舊還你。若肯時，我即時與你三十兩。李方哥道：我家裡那有朝奉用得着的東西，況且用

過就還有甚麼不奉承了朝奉，却要朝奉許多銀子，朝奉笑道：只怕你不宜，你宜了，又怕你妻子不捨得，你且兩個去商量一商量，我明日將了銀子來與你現成講兌。今日空口說白話，未好就明說出來，笑着去了。李方哥晚上把這些話與陳氏說道：不知是要我家甚麼物件，陳氏想一，想道：你聽他油嘴，若是別件動用物事，又說道借用就還的，隨你奢遮寶貝，也用不得許多貫錢，必是痴心，想到我身上來討便宜的說話了。你舅子漢放些主意出來，不要被他的騰倒。李方哥笑笑，道：那有此話。隔了一日，程朝奉果然拿

凡人亦自
榮耀

了一包銀子來對李方哥道銀子已現有在此打點
送你的了只看你每意思如何朝奉當面打開包來
白燦燦的一大包李方哥見了好不眼熱道朝奉明
說是要怎麼小人好如命奉承朝奉道你是個曉事
人定要人說個了話你自想家裏是甚東西是我用
得着的又這般直錢就是了李方哥道教小人沒想
處除了小人夫妻兩口身子外要直上十兩銀子的
家伙一件也不曾有朝奉笑道正是身上的那個說
是身子外疊的。李方哥通紅了臉道朝奉沒正經怎
如此取笑。朝奉道我不取笑現錢買現貨願者成交。

若不肯時，也只索罷了。我怎好強得你說罷。打點袖起銀子了。自古道：

清酒紅人面。

黃金黑世心。

李方哥見程朝奉要收拾起銀子，便呆着眼，不開口。儘有此沉吟，不舍之意。程朝奉蚤已瞧科，就中取着三兩多重一錠銀子，攢在李方哥袖子裡道：且拿着這錠去做樣，一樣十錠就是了。你自家兩個計較去。李方哥半推半就的接了。程朝奉正是會家不忙，見接了銀子，曉得有了機關，說道：我去去再來討回音。李方哥進到內房，與妻陳氏說道：果然你昨日猜得。

不差元來真是此意被我拾白了一頓他没意思把這一錠子木必作爲陪禮我拿將來了陳氏道你不拿他的便好拿了他的更、磁、明已似有肯意了他如何肯收這一條心李方哥道我一時沒主意拿了他臨去時就說像得我意十錠也不難我想我與你在此苦掙一年掙不出幾兩銀子來他的意思倒肯在你身上捨主大錢我每不如將計就計哄他與了他些甜頭便起他一、主、大、銀、子、也、不、難、了、也、強、如、一、盞、半、盞、的、與、別、人論價錢李方哥說罷就將出這錠銀子放在桌上陳氏拿到手來看一看道你男子漢見了這個東西

目是

就捨得老婆養漢了，李方哥道：不是捨得，難得財主家倒了運，來想我們，我們拚忍着一時羞耻，一生受用不盡了，而今總是混帳的世界，我們又不是甚麼闊闊人家，就守着清白，也沒人來替你造牌坊，落得和同了此。陳氏道：是倒也是，羞人答答的，怎好與他李方哥道：總是做他的本錢不着，我而今辦着一個東道，在房裡請他晚間來喫酒，我自到外邊那里去避一避，等他來時，只說我偶然出外就來的，先做主人陪他飲酒中間，他自然捺捺你，你看着機會，就與他成了事，等得我來時，事已過了，可不是不知不覺。

目是

的落得賺了他一主銀子。陳氏道：只是有此害羞使不得。李方哥道：程朝奉也是一向熟的，有甚麼羞？你只是做主人陪他喫酒，又不要你先去覷他，只看他怎麼樣來，纔回答他就是。也沒甚麼羞處。陳氏見說，算來也不打緊的。當下應承了。李方哥一面辦治了。裏道走去邀請程朝奉，說道：承朝奉不棄，晚間整酒在小房中，特請朝奉一叙。朝奉就來。則个程朝奉見說，喜之不勝道：果然利動人心。他已商量得情願了。今晚請我，必然就成事。巴不得天晚，前來赴約。從來好事多磨。程朝奉意氣洋洋，走出街來，只見一般兒。

朝奉姓汪的，拉着他水口去看甚麼新來的表子，王大捨一把拉了就走。程朝奉推說沒功夫得去，他說有甚麼貴幹，程朝奉心忙裏一時造不出來。汪朝奉見他沒得說，便道：原沒事幹，怎如此推故掃興？不管三七二十一，同了兩三個少年子弟，一推一攙的，牽的去了。到了那里，江朝奉看得中意，就秤銀子，辦起東道來。在那里入馬，程朝奉心上有事，被帶住了身子，好不耐煩。三杯兩盞，逃了席就走。已有二更天氣，此時李方哥已此尋個事，躲在朋友家裏了，沒人再來相邀的。程朝奉徑自急急忙忙，走到李家店中。

見店門不關，心下意會了，進了店，就把門拴着。那店中房子，苦不深遠，擡眼望見房中燈燭明亮，酒肴羅列，悄無人聲。走進看時，不見一個人影，忙把桌上火移來一照，大叫一聲不好了，正是

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一桶雪水來。

程朝奉看時，只見滿地多是鮮血，一個沒頭的婦人，淌在血泊裡，不知是甚麼事。驚得牙齒捉對兒，顛打抽身出外，開門便走。到了家裏，只是打顫，蹲跼不定，心頭丕丕的跳，曉得是非要惹到身上，一味惶惑不題。且說李方哥在朋友家裏，捱過了更爰，料道程

朝奉與妻子事體已完，從容到家，還好趁喫杯兒酒，一步步躡將回來，只見店門開着，心裡道：那朝奉好不精細，既要私下做事，門也不掩掩着，走到房裡，不見甚麼朝奉，只有個沒頭的屍首泊在地下，看看身上衣服，正是妻子，驚得亂跳道：怎的起怎的起，一頭哭，一頭想道：我妻子已是肯的，有甚麼言語沖撞了，便把來殺了，須與他討命去，連忙把家裡收拾乾淨了，鎖上了門，徑奔到程朝奉家敲門，程朝奉不知好歹，聽得是李方哥聲音，正要問他個端的，慌忙開門來，李方哥一把扭住道：你幹得好事，爲何把我

李方道道：「程朝奉道：我到你家裡，並不見一人，只見你妻子已殺倒在地，怎說是我殺了？」李方哥道：「不是你是誰？」程朝奉道：「我心裡愛你的妻子，若是見了，奉承還恐不及，捨得殺他，你須訪個備細，不要冤我。」李方哥道：「好端端兩口住在家裡，是你來起這些根繇，而今却把我妻子殺了，還推得那個和你見官去？」好道我一個個人來，兩下你爭我嚷，天已大明，結扭了。一直到府裡來，叫屈府裡見是人命事，准了狀，發與三府王通判審問這件事。王通判帶了原被兩人，先到李家店中相驗屍首，相得是個婦人身體，被人用

刀殺死的現無頭顱，通判着落地方，把屍盛了，帶原被告到衙門來，先問李方哥的口詞。李方哥道：小人李方，妻陳氏，是開酒店度日的，是這程某看上了小人妻子，乘小人不在，以買酒爲繇，來強奸他，想是小人妻子不肯，他就殺死了。通判問程某如何說。程朝奉道：李方夫妻賣酒，小人是他的熟主顧，李方昨日來請小人去喫酒，小人因有事，去得遲了些，到他家裏，不見李方，只見他妻子，不知被何人殺死在房，小人慌忙走了家來，與小人並無相干。通判道：他說你以買酒爲繇，去強奸他，你又說是他請你到家，他既

謝了夫人
又折兵

請你是主人了，爲何他反不在家，這還是你去強奸，是真了。程朝奉道：委實是他來請小人，小人纔去的。當面在這裡，老爺問他，他須賴不過。李方道：請是小人請他的，小人未到家，他先去強奸殺了人了。王通判道：既是你請他，怎麼你未到家，他到先去行奸殺人，你其時不來家做主人，到在那裡去了。其間必有隱情，取夾棍來，每人一夾棍，只得多把實情來說了。李方哥道：其實程某看上了小人妻子，許了小人銀兩，要與妻子同喫酒，小人貪利不合許允，請他喫酒，是真。小人怕礙他眼，只得躲過片時，後邊到家，不想

妻子被他殺死在地，他逃在家裡去了。程朝奉道：小人喜歡他妻子，要營勾他是真，他已自許允，請小人喫酒了。小人爲甚麼反要殺他？其實到他家時，妻子

得也是

已不知爲何殺死了。小人慌了，走了回家，實與小人無干。通判道：李方請喫酒，賣奸是真，程某去時，必是那婦人推拒，一時殺了，也是真。平白地要謀奸人妻子，原不是良人行徑。這人命自然是程某抵償了。程朝奉道：小人不合見了美色，輒起貪心，是小人的罪了。至于人命，委是不知，不要說他夫婦商同請小人了。喫酒已是願從的了，即使有些勉強，也還好慢慢央

不仁至下手殺了他。王通判惱他奸淫起禍。那裡曉
他辨說要把他問個強奸殺人。死罪却是次人無頭。
又無行兇器械。成不得招責了限期。要在程朝奉身
上追那顆頭出來。正是

官法如爐不自繇。這回惹着怎干休。
方知女色真難得。此日何來美婦頭。

程朝奉比過幾限。只沒尋那顆頭處。程朝奉訴道。便
做道是強奸不從。小人殺了。小人藏着那顆頭。做甚
麼用。在此挨這樣比較。王通判見他說得有理。也疑
道。是或者另有人殺了這婦人。也不可知。且把程朝

奉與李方哥，多下在監裡了，便叫拘集一千隣里人，等問他事體根繇，與程某殺人真假，隣里人等多說他們是主顧家，時常往來的，也未見甚麼奸情事。至于程某，是个有身家的人，貪淫的事，或者有之，從來也不曾見他做甚麼克惡歹事過來，人命的事，未必是他。通判道：「既未必是程某，你地方人必曉得李方家的備細，與誰有仇，那處可疑，該推詳得出來。」隣里人等道：「李方平日賣酒，也不見有甚麼仇人，他夫妻兩口做人多好，平日與人鬪口的事多沒有的，這黑夜間不知何人所殺，連地方人多沒猜處。」通判道：「你

們多去外邊訪一訪衆人領命正要走出內中一个老者走上前來稟道據小人愚見猜着一个人未知是否通判道是那个只因說出這個人來有分交。

乞化游僧明投三尺之法沉埋朽骨趨白十年之免。

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老者道地方上向有一个遠處來的游僧每夜敲梆高叫求人布施已一个多月了自從那夜李家婦人被殺之後就不聽得他的聲響了若道是別處去了怎有這樣恰好的事况且地方上不曾見有人布施

他的、怎、肯、就、去、這、個、事、着、實、可、疑、通、判、聞、言、道、殺、人、
作、反、正、是、野、僧、本、等、這、疑、也、是、有、理、的、只、那、尋、這、個、
游、僧、處、老、者、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老、爺、喚、那、程、某、
出、來、說、與、他、知、道、他、家、道、殷、富、要、明、白、這、事、必、然、不、
吝、重、賞、這、游、僧、也、去、不、久、不、過、只、在、左、近、地、方、要、訪、
着、他、也、不、難、的、通、判、依、言、獄、中、帶、出、程、朝、奉、來、把、老、
者、之、言、說、與、他、程、朝、奉、道、有、此、疑、端、便、是、小、人、生、路、
只、求、老、爺、與、小、人、做、主、出、個、廣、捕、文、書、着、落、幾、個、應、
捕、四、處、尋、訪、小、人、情、愿、立、個、賞、票、認、出、謝、金、就、是、當、
下、通、判、差、了、應、捕、出、來、程、朝、奉、托、人、邀、請、眾、應、捕、說、

話先送了十兩銀子做盤費，又押起三十兩等尋得着這和尚即時交付，衆應捕應承去了。元來應捕黨與極多，耳目最衆，但是他們上心的事，沒有個訪拿不出的。見程朝奉是可擾之家，又兼有了厚禮，怎不出力。不上一年，已訪得這叫夜僧人在寧國府地方乞化，夜夜街上叫了轉來，投在一個古廟裡宿歇。衆應捕帶了一個地方人，認得面貌是真正，是在巖子鎮叫夜的了。衆應捕商量道：人便是這個人了，不知殺人是他不是他，就是他，沒個憑據，也不好拿得他。只可智取，算計去尋了一件婦人衣服，把一個少

誑法絕佳
不得不
矣

年此的應捕，打扮起來，裝做了婦人模樣，一同衆人去埋伏在一個林子內，是街上回到古廟必經之地。守至更深，果然這僧人叫夜轉來，捧了梆，正自獨行。林子裡假做了婦人，低聲叫道：和尚還我頭來。初時一聲，那僧人已喫了一驚，立定了脚，昏黑之中，隱隱見是個穿紅的婦人，心上虛怯不過了，只聽得一聲，不了，又叫和尚還我頭來，連叫不止，那僧人慌了，顛篤篤的道：頭在你家上，三宰爺架上，不是，休要來纏我。衆人聽罷，情知殺人，事已實，胡哨一聲，衆應捕一齊鑽出，把個和尚捉住，送官。竟你嚴子鎮殺了人。

還躲在這里麼，先是一頓下馬威打軟了，然後解到府裡來，通判問應捕如何拿得着他，應捕把假裝婦人嚇他，他說出真情，才擒住他的話，稟明白了，帶過僧人來，僧人明知事已露出，混賴不過，只得認道，委實殺了婦人是的，通判道，他與你有甚麼冤仇殺了他，僧人道，並無冤仇，只因那晚叫夜經過這家門首，見店門不關，挨身進去，只指望偷盜些甚麼，不曉得燈燭明亮，有一個美貌的婦人盛裝站立在床邊，看見了，不繇得心裡不動火，抱住求好，他抵死不肯，一時性起，拔出戒刀來殺了，提了頭就走，走將出來，纔

想道：「要那頭做甚麼？其時把來挂在上三家舖架上，只是恨他那不肯出了這口氣。當時連夜走脫此地，而今被拿住，是應得償他命的。別無他話。」通判就出票去捉那上三家舖上人來問道：「和尚招出人頭在舖架上，而今那里去了？」舖上人道：「當時實有一個人頭挂在架上，天明時見了，因恐怕經官受累，悄悄將來移上前去，十來家趙大門首一顆樹上挂着。已後不知怎麼樣了。」通判差人押了這三家舖人來，提趙大到官。趙大道：「小人那日蚤起，果然見樹上挂着一顆人頭，心中驚懼，思要首官。」縣官司牽累當下

怕地拿到家中埋，在後園了。通判道：而今現在那裏麼？趙大道：小人其時就怕後邊，或有是非，要留做證見，埋處把一柯小草樹記認着的，怎麼不現在。通判道：因其間有詐偽，須得我親自去取驗。通判卽時打轎，擡到趙大家裡，叫趙大在前引路，引至後園中。趙大指着一處道：在這底下。通判叫從人掘將下去，剛掘得土，洞只見一顆人頭，連泥帶土，轆碌碌滾將出來。眾人發聲喊道：在這裏了。通判道：這婦人的屍首，今日方得完全。從人把泥土拂去，仔細一看，驚道：可又古怪。這婦人怎生是有髭鬚的。送上通判看時。

但見這顆人頭

雙眸緊閉，一口牢關，頸子上也是刀刃之傷，嘴兒邊却有鬚髯之覆，早難道骷髏能作怪，致令得男女會差池。

王通判驚道：這分明是一個男子的頭，不是那婦人的了。這頭又出見得作怪，其中必有蹊蹺，喝道把趙大鎖了，尋那趙大，先前看見掘着人頭，不是婦人的，已自往外跑了。王通判就走出趙大前邊屋裡，叫擡張桌兒做公座，坐了，帶那趙大的家屬過來，且問這顆人頭的事。趙大妻子一時難以支吾，只得實招

道：十年前趙大曾有個仇人姓馬，被趙大殺了，帶這頭來埋在這里的。通判道：適纔趙大在此，而今躲在那里了？妻子道：他方纔見人頭被掘將出來，曉得事發，他一徑出門，連家裡多不說那里去了。王通判道：立刻的事，他不過走在親眷家裡，料去不遠，快把你家甚麼親眷住止，一一招出來，妻子怕動刑法，只得招道：有個女婿姓江，做府中令史，必是投他去了。通判即時差人押了妻子，竟到這江令史家裡來拿。通判坐在趙大家裡，立等回話，果然

甕中捉鱉

手到拿來

且說江令史是衙門中人，曉得利害，見丈人趙大，急急忙忙走到家來，說道是殺人事發，思要藏避。令史恐怕累及身家，不敢應承，勸他往別處逃走。趙大一時未有去向，心裡不決。正躊躇間，公差已押着妻子來要人了。江令史此時火到身上，且自圖滅熄，不好隱瞞，只得付與公差，仍帶到趙大自己家裡來。妻子路上已自對他說道：適纔老爺問時，我已實說了，你也招了罷，免受痛苦。趙大見通判時，果然一口承認。通判問其詳細，趙大道：這姓馬的，先與小人有些仇隙，後來在山路中，遇着小人，因在那壁砍柴，帶得有

如此則
何以平
和

乃在身邊把他來殺了，恐怕有人認得，一時傳過這
事就露出來，所以既剝了他的衣服，就割下頭來，藏
到家裡，把衣服燒了，頭埋在園中，後來馬家不見了
人，尋問時只見有人說，山中有个灰屍，因無頭的，不
知是不是，不好認得，而今事已經久，連馬家也不提
起了，這埋頭的去處，與前日婦人之頭相離有一丈
多地，只因有這個頭在地裡，恐怕發露，所以前日埋
那婦人頭時，把草樹記認的，因為隔得遠，有膽氣掘
下去，不知爲何一掘到先掘着了，這也是宿世冤業，
應得填還，早知如此，連那婦人的頭也不說了，通判

道而今婦人的頭畢竟在那里。趙大道：「只在那一塊。這是記認不差的。」通判又帶他到後園，再命從人打舊掘處掘下去，果然又掘出一顆頭來，認一認，纔方是婦人的了。通判笑道：「一件人命，却問出兩件人命來。莫非天意也。」鎖了趙大，帶了兩顆人頭，來到府中，出張牌去，喚馬家親人來認。馬家兒子見說，纔曉得父親不見了十年，果是被人家殺了，來補狀詞。王通判准了，把兩顆人頭，一顆給與馬家埋葬去，一顆喚李方哥出來認看，果是其妻的了。把叫夜僧與趙大名打三十板，多問成了死罪。程朝奉不合買奸致死人。

命問成徒罪，折價納贖。李方哥不合賣奸問杖罪的，決斷程朝奉出葬埋銀六兩，給與李方哥葬。那陳氏三家舖人，不合移屍各該問罪，因不是這等不得併發。趙大人命似乎天意明寬，非關人事，釋罪不究。王通判這件事問得清白，一時清結了兩件沒頭事。申詳上司，各各稱獎。至今傳爲美談。只可嘆程朝奉空想一個婦人，不得到手，枉葬送了。他一條性命自己喫了許多驚恐，又坐了一年多監，費掉了百來兩銀子。方得明白，有甚便宜處。那陳氏立個主意，不從夫言，也不見得被人殺了。至于因此一事，那趙大久無

二、亥、集、字、
對證的人命一併發覺越見得天心巧處可見欺心事做不得一些有的有詩爲証

冶容誨淫從古語、會見金夫不自主
稱觴已自不有躬、何怪被寵納人侮
彼黠者徒恣強暴、將此頭顱向何許
幽冤鬱積十年餘、彼處有頭欲出土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九

贈芝蔴、誠破假形、擷草藥、巧諧真偶

萬物皆有情、不論妖與鬼、

詩曰

妙藥可通靈、方信岐黃理、

話說宋乾道年間、江西一个官人、赴謁臨安都下、因到西湖上游玩、獨自一人、各處行走、走得路多了、覺得疲倦、道傍有一民家、門前有幾株大樹、樹倚有石、堪可坐、那官人遂坐下少息、望去屋內有一雙鬟女子、明艷動人、官人見了、不覺心神飄蕩、注目而視、那女子也回眸流盼、似有寄情之意、官人眷戀不舍、自

此時時到彼處少坐，那女子是店家賣酒的，就在裡頭做生意不避人的，見那官人走來，便含笑相迎，竟以爲常往來，既久，情意綢繆，官人將言語挑動他，女子微有羞澁之態，也不惱怒，只是店在路傍，人眼看見，內有父母，要求諧魚水之歡，終不能勾，但只兩心睜睜而已。官人已得注選，歸期有日，掉那女子不下，特到他家告別，恰好其父出外，女子獨自在店見說要別，拭淚私語道：「自與郎君相見，彼此傾心，欲以身從郎君，父母必然不肯，若私下隨着郎君去了，潘奔之名，又羞耻難當，今就此別去，必致夢寐焦勞，相思

無已如何是好，那官人深感其意，卽央他隣近人，將着厚禮求聘爲婚。那父母見說是江西外郡，如何得肯，那官人只得怏怏而去。自到家收拾赴任，再不能與女子相聞音耗了。隔了五年，又赴京聽調，剛到都下，尋個旅館，歇了行李，卽去湖邊尋訪舊游，只見此居已換了別家，在內問着五年前這家，茫然不知隣近人也多換過了，沒有認得的。心中悵然不快，回步中途，忽然與那女子相遇，看他年貌，比昔時已長大，更加標致了好些。那官人急忙施禮相揖，女子萬福不迭，口裡道：「郎君隔濶許久，還記得奴否？」那官人道：

爲因到舊處尋訪不見，正在煩惱，幸喜在此相遇，不知宅上爲何搬過了。今在那里，女子道：奴已嫁過人了，在城中小巷內，吾夫坐庫務，監在獄中，故奴出來求救于人，不匡撞着五年前舊識，即君官到我家喫茶否？那官人欣然道：正要相訪，兩個人一頭說，一頭走，先在那官人的下處前經過，官人道：此即小生館舍，可且進去談一談。那官人正要營勾着他，了還心願，思量下處儘好就做事，那里還等得到他家裡去，一邀就邀了進來，關好了門，兩個抱了一抱，就推倒床上，行其雲雨。那館舍是個獨院，甚是僻靜，館舍中

他日可姓
耐上情自
不在此耳

又無別客，止是那江西官人，一個住着。女子見了光景，便道：「此處無人知覺，儘可偷住。」與郎君歡樂，不必到吾家去了。吾家裡有人，反更不便。官人道：「若就肯住此，更便得緊了。」一留半年。女子有時出外，去去即時就來，再不提着家中事，也不見他想着家裡。那官人相處得濃了，也忘記他是有夫家的一般。那官人諷得有地方了，思量回去。因對女子道：「我而今同你悄悄地家去了，可不是長久之計麼？」女子見說要去，便流下淚來，道有句話對郎君說。郎君不要喫驚。官人道：「是甚麼話？」女子道：「奴自向時別了郎君，終日思念。」

可憐可憐
父母之詞

二封書

卷二

三

尚友堂

慄慄成病，暮年而亡。今之此身，實非人類。以夙世緣契，幽魂未散，故此特來相從。這幾時歡期有限，冥數已盡，要從郎君遠去。這却不能勾了，恐郎君他日有疑，不敢避嫌，特與郎君說明。但陰氣相侵已深，奴去之後，郎君腹中必當暴下。可快服平胃散，補安精神。卽當痊愈。官人見說，不勝驚駭了許久。又聞得教服平胃散，問道：我曾讀夷堅志，見孫九昇遇鬼，亦服此藥。吾思此藥皆平平，何故奏効？女子道：此藥中有蒼朮，能去邪氣。你只依我言就是了。說罷，涕泣不止。那官人恐相對傷感，是夜同寢，極盡歡會之樂。將到天

其不能

明慟哭而別，出門數步，倏已不見。果然別後，那官人
暴下不止，依言贖平胃散服過纔好。那官人每對人
說着此事，還悽然淚下，可見情之所鍾，雖已爲鬼，猶
然眷戀如此。况別後之病，又能留方服藥醫好，真多
情之鬼也。而今說一个妖物也與人相好了，留着些
草藥，不但醫好了病，又弄出許多姻緣事體，成就他
一生夫婦，更爲奇怪。有憶秦娥一詞爲證。

堪奇絕，陰陽配合真丹結。真丹結，歡娛雖就，精神
亦竭。殷勤贈物機關洩，姻緣盡處傷離別，傷離
別，三番草藥百年歡悅。

這一回書乃京師老郎傳留原名爲靈狐三束草天地間之物惟狐最靈善能變幻故名狐魅北方最多宋時有無狐魅不成村之說又性極好淫其涎染着人無不迷惑故又名狐媚以比世間淫女唐時有狐媚偏能惑上之概然雖是個妖物其間原有好歹如任氏以身殉鄭鑿連貞節之事也是有的至於成就人功名度脫人災厄撮合人夫婦這樣的事往往有之莫謂妖類便無好心只要有緣遇得着 國朝天順甲申年間浙江有一個客商姓蔣專一在湖廣江西地方做生意那蔣生年紀二十多歲生得儀容俊

美、肩、目、動、人、同、伴、裡、頭、道、是、他、模、樣、可、以、選、得、過、駙、馬、起、他、混、名、叫、做、蔣、駙、馬、他、自、家、也、以、風、情、自、負、看、世、間、女、子、輕、易、也、不、上、眼、道、是、必、遇、絕、色、方、可、與、他、一、對、雖、在、江、湖、上、走、了、幾、年、不、曾、撞、見、一、個、中、心、滿、意、女、子、也、曾、同、着、朋、友、銜、銜、人、家、走、動、兩、番、不、過、是、遣、興、而、已、公、道、看、起、來、還、則、是、他、失、便、宜、與、婦、人、了、一、日、置、貨、到、漢、陽、馬、口、地、方、下、在、一、個、店、家、姓、馬、叫、得、馬、月、溪、店、那、個、馬、月、溪、是、本、處、馬、少、卿、家、裡、的、人、領、着、主、人、本、錢、開、着、這、個、歇、客、商、的、大、店、店、中、儘、有、幽、房、邃、閣、可、以、容、置、上、等、好、客、所、以、遠、方、來、的、斯、文

人多來投他，店前走去不多幾家門面，就是馬少鄉的家裡。馬少鄉有一位小姐，小名叫得雲容，取李青蓮雲想衣裳花想容之句，果然纖綾非常，世所罕有。他家內樓小窗，看得店前人見，那小姐開了，時常登樓看望作耍。一日正在臨窗之際，恰被店裡蔣生看見，蔣生遠望去，極其美麗，生平目中所未覩，一步步走近前去細玩，走得近了，看得較真，覺他没一處生得不妙，蔣生不覺竟飛天外，鬼散九霄，心裏妄想道：如此美人，得以相叙一宵，也不枉了我的面龐風流，却怎生能勾，只管仰面窺看，那小姐在樓上瞧見有

以人恒德

此字恒德

不實自道
所以空想
亦止自負
長記年治
不海茫茫
細文字

人看他把半面遮藏也，窺着蔣生是个俊俏後生，恰像不捨得就躲避着一般。蔣生越道是樓上留盼，賣弄出許多飄逸身分出來，要惹他動火，直等那小姐下樓去了，方纔走回店中，關着房門，默默暗想，可惜不曾曉得丹青，若曉得時描也描他一个出來，次日問着店家，方曉得是主人之女，還未曾許配人家。蔣生道他是個仕宦人家，我是个商賈，又是外鄉，雖是未許下丈夫，料不是我想得着的。若只論起一雙的面龐，却該做一對，纔不虧了人。怎生得氤氳大使，做一个主便好。大凡是不易得動情的人，一動了情，再

二刻精言 卷之五 六
按納不住的，蔣生自此行着思，坐着想，不放下懷，他原賣的是絲綉綾絹，女人生活之類，他央店家一個小的，拿了箱籠，引到馬家宅裡去賣，指望撞着那小姐，得以飽看一回，果然賣了兩次，馬家家眷們，你要買長，我要買短，多討箱籠裡東西，自家翻看，覷面講價，那小姐雖不十分出頭露面，也在人叢之中，遮遮掩掩的看物事，有時也眼瞟着蔣生，四目相視，蔣生回到下處，越加禁架不定，長吁短氣，恨不身生雙翅，飛到他閨閣中，做一處，晚間的春夢，也不知做了多少。

竹窻家慕然來，懷中樓抱，羅帳裡交着股，要下千
遭，裙帶頭滋味十分妙，你貪我又愛，臨住再加饒。
巫夢兒裡相逢，夢兒裡就去了。

蔣生眠思夢想，日夜不置，真所謂

思之思之，

又從而思之，

思之不得，

鬼神將通之，

一日晚間，闔了房門，正待獨自去睡，只聽得房門外
有行步之聲，輕輕將房門彈響，蔣生幸未熄燈，急忙
捺明了燈，開門出看，只見一個女子閃將入來，定睛
仔細一認，正是馬家小姐，蔣生喫了一驚，道：「難道又

做起夢來了。正心一想，却不是夢。燈兒明亮，儼然與美貌的小姐相對。蔣生疑假疑真，惶惑不定。小姐看見意思，先開口道：「郎君不必疑怪，妾乃馬家雲容也。承郎君久垂顧盼，妾亦關情多時了。今偶乘家間空隙，用計偷出重門，不自嫌其醜陋，願伴郎君客中岑寂。郎君勿以自獻爲笑，妾之幸也。蔣生聽罷，真个如飢得食，如渴得漿，宛然劉阮入天台，下界凡夫得遇仙子，快樂徯倖，難以言喻。忙關好了門，挽手共入鴛帷。急請于飛之樂，雲雨旣畢，小姐分付道：「妾見郎君韶秀，不能自持，致于自薦枕席，然家嚴剛厲，一知風

白蓮齊生
誰破耳是
感他人也

聲禍不可測。郎君此後，切不可輕至妾家門首。也不可到外邊間步，被別人看破行徑。只管夜夜虛掩房門相待。人定之後，妾必自來。萬勿輕易漏洩。始可歡好。得久長耳。蔣生道：遠鄉孤客，一見芳容，想慕欲成。雖然夢寐相遇，還道仙凡隔遠。豈知荷蒙不棄，垂盼及于鄙陋，得以共枕同衾。極盡人間之樂。小生今日就歎也。瞑目了。何況金口分付。小生敢不記心。小生自此足不出戶口不輕言。只呆呆守在房中。等到夜間，候小姐光降相聚便了。天未明，小姐起身，再三許約了夜間。然後別去。蔣生自想，真如遇仙。胸中無限。

商人多矣

所謂把頭
迷此身來
儘也

快樂只不好告訴得人，小姐夜來明去，蔣生守着分付，果然輕易不出外一步，惟恐露出形迹，有負小姐之約。蔣生少年固然精神健旺，竭力縱慾，不以爲疲，當得那小姐深自知味，一似能征慣戰的一般，一任顛鸞倒鳳，再不推辭，毫無厭足。蔣生倒時時有怯敗之意，那小姐竟像不要睡的一夜，何曾休歇。蔣生心愛得緊，見他如此高興，道是深閨少女，乍知男子之味，又兩情相得，所以毫不避忌，儘着性子喜歡做事，難得這樣真心，一發快活，惟恐奉承不周，把個身子不放在心上，拚着性命做，就一下走了陽，成了也罷。

了。弄了多時也覺有些倦怠。面顏看看憔悴起來。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且說蔣生同伴的朋友見蔣生時常日裡閉門昏睡，少見出外，有時畧畧走得出來，呵欠連天，像夜間不曾得睡一般。又不曾見他搭伴夜飲，或者中了宿醒，又不曾見他妓館留連，或者害了色病，不知爲何如此。及來牽他去那裡吃酒宿娼，未到晚必定要回店中，並不肯少留在外邊。一更二更的，衆人多各疑心。

道、這、個、行、徑、必、然、心、下、有、事、的、光、景、想、是、背、着、人、做、
了、些、甚、麼、不、明、的、勾、當、了、我、們、相、約、了、晚、間、候、他、動、
靜、是、必、要、捉、破、他、當、夜、天、色、剛、晚、小、姐、已、來、蔣、生、將、
他、藏、好、恐、怕、同、伴、疑、心、反、走、出、來、談、笑、一、會、同、喫、些、
酒、直、等、大、家、散、了、然、後、關、上、房、門、進、來、與、小、姐、上、床、
上、得、床、時、那、交、歡、高、興、弄、得、你、死、我、活、哼、哼、嘵、嘵、的、
聲、響、也、顧、不、得、傍、人、聽、見、又、且、無、休、無、歇、外、邊、同、伴、
竊、聽、的、道、蔣、駙、馬、不、知、那、裡、私、弄、個、婦、女、在、房、裡、受、
用、這、等、久、戰、站、得、不、耐、煩、一、個、個、那、話、兒、直、豎、起、來、
多、是、出、外、久、了、的、人、怎、生、禁、得、各、自、歸、房、有、的、硬、然、

即此亦該
性款

住了，有的放了手，鏡自去睡了。次日起來，大家道：我們到蔣駙馬房前守他，看甚麼人出來。走在房外，房門虛掩，推將進去。蔣生自睡在床上，並不曾有人。衆同伴疑道：「那裡去了？」蔣生故意道：「甚麼那裡去了？」同伴道：「昨夜與你弄那話兒的？」蔣生道：「何曾有人？」同伴道：「我們衆人多聽得的，怎麼混賴得？」蔣生道：「你們見鬼了？」同伴道：「我們不見鬼，只怕你着鬼了。」蔣生道：「我如何着鬼？」同伴道：「晚間與人幹那話，聲響外聞，早來不見有人，豈非是鬼？」蔣生曉得他衆人夜來竊聽了，虧得小姐起身得早，去得無跡，不被他們看見，實爲

萬幸一時把說話支吾道不瞞衆兄說小生少年出外、鰥曠日久、晚來上床、恐制不過、學作交歡之聲、以解慾火、其實只是自家喉急的光景、不是真有人、在裡面交合、說着甚是惶恐、衆兄不必疑心、同伴道、我們也多是喉急的人、若果是如此、有甚惶恐、只不要着了甚麼邪妖、便不是耍事、蔣生道、並無此事、衆兄放心、同伴似信不信的、也不說了、只見蔣生漸漸支持不過、一日疲倦似一日、自家也有些覺得了、同伴中有一個姓夏的名良策、與蔣生最是相愛、見蔣生如此、心裡替他耽憂、特來對他說道、我與你出外

承情其說

的人，但得平安，便爲大幸。今仁兄面黃肌瘦，精神恍惚，語言錯亂，及聽兄晚間房中，每每與人切切私語，此必有作怪蹺蹊的事。仁兄不肯與我每明言，他日定要做出事來，性命干係，非同小可。可惜這般少年，葬送在他鄉外府。我輩何忍，况小弟蒙兄至愛，有甚麼勾當，便對小弟說說，斟酌而行也好。何必相瞞，小弟賭个咒，不與人說就是了。蔣生見夏良策說得痛切，只得與他實說道：「兄意思真懇，小弟實有一件事，不敢瞞兄。此間主人馬少卿的小姐，與小弟有些緣分，夜夜自來歡會，兩下少年，未免情慾過度。小弟不

天是大是
此亦易曉
或有不致
詳也

能堅忍，以致生出疾病來。然小弟性命還是小事，若此風聲一露，那小姐性命也不可保了。再三叮囑小弟慎口，所以小弟只不敢露。今雖對仁兄說了，仁兄萬勿漏洩，使小弟有負小姐。夏良策大笑道：「仁兄差矣。馬家是鄉宦人家，重垣峻壁，高門邃宇，豈有女子夜夜出得來。況且旅館之中，眾人雜沓，女子來來去去，雖是深夜，難道不隄防人撞見。此必非他家小姐。可知道了。蔣生道：「馬家小姐，我曾認得的。今分明是他再有何疑。夏良策道：「聞得此地慣有狐妖，善能變化惑人。仁兄所遇，必是此物。仁兄今當謹慎自愛。蔣生

那里肯信。夏良策見他迷而不悟，躊躇了一夜，心上一計道：我直教他識出踪跡來，方纔肯住手。只因此一計，有分交。

溪山妖化，難藏醜穢之形；幽室香軀，陡變溫柔之質。

用着神仙洞裡千年草，成就鄉相門中百歲緣。

且說蔣生心神惑亂，那聽好言。夏良策勸他不轉，奉着。他道：小弟有一句話，不得兄事的，兄是必依小弟而行。蔣生道：有何事教小弟做？夏良策道：小弟有件物事，甚能分別邪正，仁兄等那人今夜來時，把來贈

他拿去，若真是馬家小姐，也自無妨。若不是時，須有認得他處。這却不礙仁兄事的。仁兄當以性命爲重，自家留心便了。蔣生道：這個却使得。夏良策就把一個粗麻布袋，袋着一包東西，遞與蔣生。蔣生收在袖中。夏良策再三叮囑道：切不可忘了。蔣生不知何意，但自家心裡也有些疑心，便打點依他所言試一試。看料也無礙。是夜小姐到來，歡會了一夜。將到天明去時，蔣生記得夏良策所囑，便將此袋出來贈他道：我有些少物事，送與小姐拿去。且到閨閣中慢慢自看。那小姐也不問是甚麼物件，見說送他的，欣然拿

了就走，自出店門去了。蔣生睡到日高披衣起來，只見床面前多是些碎芝蔴粒兒，一路出去灑到外邊。蔣生恍然大悟道：「夏兄對我說，此囊中物能別邪正，元來是一袋芝蔴。芝蔴那里是辨別得邪正的，他以粗麻布爲袋，明是耍他撒將出來，就此可以認他來踪去跡。這個就是教我辨別邪正了。我而今跟着這芝蔴踪跡尋去，好歹有个住處，便見下落。」蔣生不說與人知，只自心裡明白，逐步暗暗看地上有芝蔴處便走，眼見得不到馬家門上，明知不是他家出來的。人了紆紆曲曲，穿林過野，芝蔴不斷，一直跟尋到快

別山下見山中有个洞口，芝麻從此進去，蔣生曉得有些宅異，擔着一把汗，望洞口走進，果見一个牝狐身邊放着一个藤布袋兒，放倒頭在那里鼾睡。

幾轉難離次與離。

皮囊改換使人迷。

此時正作陽臺夢，還是爲雲爲雨時。

蔣生一見大驚，不覺喊道：來魅吾的是這個妖物呀！那狐性極靈，雖然睡臥，甚是警醒。一聞人聲，倏把身子變過，仍然是个人形。蔣生道：吾已識破，變來何幹？那狐走向前來，執着蔣生手道：郎君勿怪，我爲你看破了符藏，也是緣分盡了。蔣生見他仍復舊形，心裏

原

老道不捨，那狐道，好教郎君得知，我在此山中脩道，將有千年，專一與人配合雌雄，鍊成內丹，向見郎君，得童正息，借取元陽，無門可入，却得郎君鍾情，馬家女子恩慕真切，故爾做做其形，特來配合，一來助君之數，一來成我之事，今形跡已露，不可再來相陪，從此永別了，但往來已久，與君不能無情，君身為我得病，我當為君治療，那馬家女子，君既心愛，我又假托其貌，避君恩寵多時，我也不能恣然當為君謀，取使為君妻，以了心願，是我所以報君也，說罷，就在洞中，手擲出一般希奇的草來，束做三束，對蔣生道，將這

林有且
於人之

頭一束煎水自洗當使你精完氣足壯健如故這第
二束將去悄悄地撒在馬家門口暗處馬家女子即時
害起癩病來然後將這第三束去煎水與他洗濯這
癩病自好女子也歸你了。舊人相好時節莫忘我做
媒的舊情也遂把三束草一一交付蔣生蔣生收好
那狐又分付道慎之慎之莫對人言我亦從此逝矣
言畢依然化爲狐形跳躍而去不知所往蔣生又驚
又喜當藏了三束草走歸店中來叫店家燒了一鍋
水當把放下一束草煎成藥湯是夜將來自洗一番
不然神氣開爽精力陡健沉睡一宵次日將鏡一照

那非萎黃之色，一毫也無了。方知仙草靈驗，謹閱其言，不向人說。夏良策來問昨日踪跡，蔣生推道：尋至水邊已住，不可根究。想來是個怪物。我而今看破，不與他往來便了。夏良策見他容顏復舊，便道：兄心一正，病色便退，可見是個妖魅。今不被他迷了，便是好了。連我們也得放心。蔣生口裡稱謝，却不把真心說出來，只是一依狐精之言，密去幹着自己的事。將着第二束草，守到黃昏人靜後，走去馬少卿門前，向戶樞底下牆角暗處，各各撒放。停當，自回店中，等待消息。不多兩日，紛紛傳說馬家雲容小姐生起癩瘡來。

初起時不過二三處，雖然嫌憎，還不十分在心上。漸渾身癩發，但見

腥臊遍體，臭味難當。玉樹亭亭，改做魚鱗。皴皴花枝，嬾嬾變為蟲。飽蟲堆積，搔到處不住。爬搔滿指甲，霜飛雪落，痛來時豈勝啾啾。銀朝昏抹淚，捺膠誰家女子，恁般苦悶道：先當以為癩。

馬家小姐忽患癩瘡，皮癢膿腥，痛不可忍。一個絕色女子，弄成人間厭物。父母無計可施，小姐求效不得。請個外科先生來醫，付甚不值事。敷上藥去，就好。依言敷治，過了一會，渾身針刺，却像剝他皮下來。一

一場家情
醫家匪惡
仁逼真

般疼痛頃刻也熬不得，只得仍舊洗掉了。又有內科醫家前來處方，說是內裡服藥，調得血脈停當，風氣開散，自然痊可。只是外用敷藥，這叫得治標，決不能除根的。聽了他把煎藥日服兩三劑，落得把脾胃盪壞了，全無功效。外科又爭說是他專門，必竟要用擦洗之藥。內科又說是肺經受風，必竟要喫消風散毒之劑。落得做病人不着，挨着疼痛，熬着苦水。今日換方，明日改藥。醫生相罵了幾番，你說我無功，我說你沒用。總歸沒帳。馬少卿大張告示在外，有人能醫得痊愈者，贈銀百兩。這些醫生看了告示，只好噤唾真。

是孝順、歸中也、算做竭盡平生之力、查盡秘藏之書、
再不曾見有些些小效處、小姐已是十死九生、只多
得一口氣了、馬小卿束手無策、對夫人道、女兒害着
不治之症、已成廢人、今出了重賞、再無人能醫得好、
莫若捨了此女、待有善醫此症者、即將女兒與他、爲
妻、倒賠粧奩、招贅入室、我女兒頗有美名、或者有人
慕此、獻出奇方來救他、也未可知、就未必門當戶對、
譬如女兒害病成了、就是不死、這樣一個癩人、也難
嫁着人家、還是如此、庶幾有望、遂大書於門道、

小女雲容染患癩疾、一應人等、能以奇方奏效者、

此生本
嘆

不論高下門戶遠近地方卽以此女嫁之費入庫
婿立此爲照

蔣生在店中已知小姐病癒出榜招醫之真心下暗
暗稱快然未見他說到婚姻上豈不敢輕易兜攬只
恐遠地客商他日便醫好了只有金帛酬謝未必肯
把女兒與他故此藏着機關靜看他家事體果然病
不得痊換過榜文有醫好招贅之說蔣生撫掌道這
番老婆到手了即去揭了門前榜文自稱能醫門公
見說不敢遲滯立時奔進通報馬少卿出來相見見
了蔣生一表非俗先自喜歡問道有何妙方可以醫

亮自說此
亦是江州
上人老練

大觀祭名

治蔣生道。小生原不業醫。曾遇異人傳存仙草。專治
癩疾。手到可以病除。但小生不慕金帛。惟求不棄。禮
上之言。小生自當効力。馬少卿道。下官止此愛女。儀
容俱備。不幸忽犯此疾。已成廢人。若得君子施展妙
手。起死回生。榜上之言。豈可自食。自當以小女餘生
奉侍箕帚。蔣生道。小生原籍浙江。遠隔異地。又是經
商之人。不習儒業。只恐有玷門風。今日小姪病。願消
滅。所以捨得輕許。他日醫好。復舊。萬一悔却。前言小
生所望。豈不付之東流。先須說得明白。馬少卿道。江
浙各邦。原非異地。經商亦是善業。不是賤流。看足下

惟其信律
乃易子生
信

器體亦非以下之人，何況有言在先，遠近高下，皆所不論。只要醫得好，下官忝在縉紳，豈爲一病女，就做爽信之事。足下但請用藥，萬勿他疑。蔣生見說得的確，就把那一束草，叫煎起湯來。與小姐洗澡。小姐聞得藥草之香，已自心中爽快。到得傾下浴盆，通身洗澡，可煞作怪。但是湯到之處，疼的不疼，癢的不癢，透骨清涼，不可名狀。小姐把膿污抹盡，出了浴盆，身子輕鬆了一半。眠在床中一夜，但覺瘡痂漸落，粗皮層層脫下來。過了三日，完全好了。再復清湯浴過一番，身體瑩然如玉。比前日更加嫩相。馬少卿大喜，去問

妻見前日
相識時未
必不問情

蔣生下處，元來就住在本家店中，卽着人請得蔣生過家中來，打掃書房，與他安下，只要揀个好日，就將小姐贅他，蔣生不勝之喜，已在店中，把行李搬將過來，住在書房，等候佳期。馬家小姐心中，感激蔣生救好他病，見說就要嫁他，雖然情愿，未知生得人物如何，叫梅香探聽。元來卽是曾到家裡賣過綾絹的客，人多曾認得他面龐，標致的，心裡就放得下。吉日已到，馬少卿不負前言，主張成婚，兩下少年，多是美麗人物，你貪我愛，自不必說，但蔣生未成婚之先，先有狐女假扮相處過多時，偏是他熟認得的了，一日馬

小姐說道：你是別處人，甚氣力到得我家裡。天教我生出這個病來，成就這段姻緣。那個仙方是我與你的媒人，誰傳與你的，不可忘了。蔣生笑道：是有一個媒人，而今也沒謝他處了。小姐道：你且說是那個，今在何處。蔣生不好說是狐精，捏個謊道：只爲小生曾瞥見小姐芳容，眠思夢想，寢食俱廢，心意志誠了，感動一位仙女，假托小姐容貌來與小生往來了多時。後被小生識破，他方纔說，果然不是真小姐。小姐應該目下有災，就把一束草，教小生來救小姐，說當有姻緣之分。今果應其言，可不是個媒人。小姐道：怪道。

你見我就像舊識一般。元來曾有人假過我的名來。而今在那里去了。蔣生道他是仙家。一被議破。就不再來了。知他在那里。小姐道幾乎被他壞了我名聲。却也虧他救我一命。成就我兩人姻緣。還算做個恩人了。蔣生道他是個仙女。恩與怨總不挂在心上。只是我和你合該做夫妻。遇得此等仙緣。稱心滿意。但憚小生不才有屈了小姐耳。小姐道夫妻之間。不要如此說。我是與夫之人。你起死回生的大恩。正該終身奉侍。焉有安無所恨矣。自此如魚似水。蔣生也不思量回鄉。就住在馬家終身。夫妻偕老。這是後話。

那蔣生一班兒同伴，見說他贅在馬少卿家了，多麼不知其繇，惟有夏良策曾見蔣生說着馬小姐的話。後來道是妖魅的假托，而今見真个做了女婿，也不明白。忽備繚多來與蔣生慶喜，夏良策私下細問根踴，蔣生瞞起用草生癩一段話，只說前日假托馬小姐的，是大別山狐精，後被夏兄扭布芝麻之計追尋踪跡，認出真形，他贈此藥草，教小弟去醫好馬小姐，就有姻緣之分。小第今日之事，皆狐精之力也。眾人見說多稱奇道，一向稱仁兄爲蔣駙馬。今仁兄在馬口地方作客，住在馬月溪店，竟爲馬少卿家之婿，不

脫一个馬字可知也是天意生出這狐精來成就此一段姻緣駢馬之稱便是前截了大家相傳以爲佳話有等海心的就恨怎生與箇不撞着公精得有此奇遇妄想得一个不耐煩有詩爲證

如人前不可說

人生自是有姻緣 得遇靈狐亦偶然
妄意洞中三束草 豈知月下赤繩牽

野史氏曰

生始窺女而極慕思女不知也狐實陰見故假女來生以色自惑而狐惑之也思慮不起天君泰然即狐何爲然以禍始高以福終亦生厚幸豈然狐

媒猶狐媚也終歎色刃矣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九終